

《刊叢究研學文國中》



遷變化文與學文四五

編主會究研學文典古國中

行印 局書生學 灣臺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

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初版.

--臺北市：臺灣學生，民79

5,452 面；21 公分.--（中國文學研究叢刊；25）

ISBN 957-15-0093-3（精裝）.--ISBN 957-15-0094-1

（平裝）

1.中國文學——歷史與批評——民國（1912- ）

828

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全一冊）

主編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丁文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八號

電話：三三六六三三

FAX：三三六六三三

本書局登記：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印刷所：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永和市成功路一段四三巷五號

電話：九二二八七四

香港總經理：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座

電話：三八〇五八〇七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初版

定價精裝新臺幣三五〇元
平裝新臺幣三〇〇元

82801

究必印翻・有所權派

ISBN 957-15-0093-3（精裝）

ISBN 957-15-0094-1（平裝）

前 言

一、「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收錄與五四的文學與文化變遷有關的十四篇論文，全部都發表在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廿九、卅兩天所舉行的「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並曾熱烈討論。

二、本會議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辦，會場設在臺北市長興街中華經濟研究院會議廳。

三、會議由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長張夢機博士主持，並致歡迎詞，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郭主任委員為藩博士致開幕詞，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周策縱博士，應邀專題講演，並請行政院新聞局邵局長玉銘博士致閉幕詞。

四、兩天議程分七次研討，主席、主講、講評、論文名稱等如下表：

李殿魁		陳萬益		周何		金榮華		黃永武		主席	主講	講評	論文名稱	
黎活仁	林明德	楊松年	陳慶煌	周玉山	盧璋鑾	簡錦松	陳器文	王懋	簡恩定	龔鵬程	王邦雄	顏崑陽	傳統與反傳統——從晚清到五四的文化變遷	
邱燮友	何寄澎	李瑞騰	王熙元	呂正惠	王聿均	黃志民	侯健	林安梧	顏崑陽	揮刀可以斷流嗎？——五四新文學理論的省察				
小詩運動（一九二一—一九二三）		《嘗試集》的詩史定位		五四以後傳統文學的維繫及其困境		五四與臺灣傳統詩壇		論五四之「解放」思潮與文學之「解禁」現象		晚清思潮的批判意識對五四反傳統思想的影響——以譚嗣同為例		那裏走？——從幾個散文家的惶惑看五四後知識分子的出路		
				魯迅與五四運動										

吳宏一	蔡信發	吳鳴	王國良	五四時期的民歌採集與詩經研究
	王潤華	張大春	五四小說人物的「狂」與「死」和反傳統主題	
鄭志明	李豐楙	五四思潮對文學史觀的影響		

五、會議之後，論文由主講者根據講評及討論斟酌修訂；因受限於篇幅，會議記錄無法收入本書，特此敬告讀者及與會學者，並致歉意。

六、本書命名「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列入臺灣學生書局「文學研究叢刊」，以廣流傳，書局編輯部同仁不辭辛勞為此書編校，特此致謝。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秘書處

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 目錄

前言.....	i
傳統與反傳統.....	龔鵬程.....一
——以章太炎爲線索論晚清到五四的文化變遷	
晚清思潮的批判意識對五四反傳統思想的影響.....	王 樾.....四一
——以譚嗣同的變法思想爲例	
論五四之「解放」思潮與文學之「解禁」現象.....	陳器文.....一二一
揮刀可以斷流嗎？.....	簡恩定.....一四三
——五四新文學理論的省察	
五四以後傳統文學的承續及其困境.....	陳慶煌.....一五九
五四與日據時期臺灣傳統詩壇.....	簡錦松.....一九五
五四運動前後的新馬華文文壇.....	楊松年.....二三七

魯迅與五四運動	周玉山：二六五
《嘗試集》的詩史定位	林明德：二七九
小詩運動（一九二一——一九二三）	黎活仁：三〇五
那裏走？	盧瑋鑾：三三三
——從幾個文學家的惶惑看五四以後知識分子的出路	
五四小說人物的「狂」與「死」與反傳統主題	王潤華：三五九
五四思潮對文學史觀的影響	鄭志明：三八一
五四時期的民歌採集與詩經研究	吳鳴：四〇七
附錄：歡迎詞	張夢機：四四一
開幕詞	郭為藩：四四三
閉幕詞	邵玉銘：四四九

傳統與反傳統

龔鵬程

——以章太炎為線索論晚清到五四的文化變遷

一、向西方尋找真理？

清朝末年幾位思想先鋒，如康有為、嚴復等，後來都被批評為「保守」或「倒退」。章太炎也是如此。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章氏在上海創辦《華國》月刊。九一八事變後，又在蘇州組國學會，辦《國學商兌》季刊，設置國學講習會、刊行《制言》半月刊。凡此，皆魯迅所謂：「既離民衆，漸入頹唐」之舉^①。

故在研究章太炎思想時，一般都援引太炎自己在《劉漢微言》中的自述，認為他：「始自轉俗成眞，終乃回眞向俗」。意即先從傳統觀念的執迷中解脫出來，表彰老莊及荀韓墨子，以與儒家抗衡；然後再通過佛學的研究，復歸於儒術，或以莊證孔，得儒道之會通。

這個詮釋路向，一方面解析了章太炎晚年「思想趨於保守」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由太炎早年富革命性的攻擊傳統及儒家之言論，看出章氏思想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精神的啓蒙意義。且正因為新文化運動是順著太炎等人所開啓的道路向前發展，故章氏等人反而被拋在後面了。

根據這一理解，我們可以說章太炎思想有前後兩期不同的表現，但也不妨說它們並沒有根本的不同。因為所謂後期的保守，即是他思想中原已含藏的因素使然，或時代使然——在保守的時代中他顯得激進，等到時代激進時他又似乎保守了。

有關章太炎的研究，基本解釋模型或詮釋的邏輯結構，大抵不脫上述。故將章太炎思想分為兩期來看，就發生了有關分期年代的爭論：或以五四為界，或溯至《民報》時期^②。而此前後兩期，各將如何理解，亦有不同的看法。或云前期為對儒家傳統之懷疑批判期，後期則復歸傳統；或云前期為資產階級改良派，後期則封建色彩地主階級作用漸濃；或分前後期為唯物主義及唯心主義思想。至於這兩期區分，是否能合理地解說章太炎「轉變」的原因，更是研究者聚訟之所在。有人說他是領受了佛學的影響；有人說是由於接觸到西方休謨、康德、叔本華、尼采之學說；有人說是因為他原先的唯物主義並不徹底；有人又說封建地主因素在他身上逐漸起了作用；還有人覺得是革命形勢之受挫使然^③；或「其父行歿，其子必且殺人」，形勢不斷激進發展，轉令長者驚愕而反趨保守。

這些轉變說或局限說，尋求了一切內在與外在原因來解釋太炎思想早晚期的變化。然而，由內在原因解說章氏思想者，也可以輕易地把「轉變」說成是「發展」，把所謂的「局限」換成另一種價值判斷，指出章太炎思想中本有的內在因素，使得他後來做了那樣的表現^④。不過，有關太炎思想中哪些內在因素使其有此表現，當然又有不少爭論。至於晚期的章太炎，固然與新文化運動相牴牾，但他的思想似乎又已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或啓蒙者。研究這位被稱為保守主義的國學大師跟五四反傳統思潮間的關係，似乎也頗熱門^⑤。

以上各說法之相關論述，篇幅有限，且亦無庸詳加徵述。我的意思是：這樣的研究途徑與詮釋邏輯，固然不乏精闢的論述成果，但基本上都建立在一個既定的價值體系上。這個體系，是不辯自明的、既存而穩定的。章太炎的思想，乃與此一體系對照時，才顯得出它的「進步」或「保守」、激進或頹唐。故五四運動以前，太炎之說，可以是五四的先聲；五四運動以後，該運動所揭櫫者，在反傳統方面，未必就遠遠超過章太炎，可是太炎卻已成爲保守了。這個價值體系，不僅是指馬克斯的唯物主義，更是一個與「進步」理念相關聯的、或以「進步」爲基本理念的西歐世界史觀^⑤。整個晚清到民初的思想文化發展，亦依此而被解釋爲一種逐步趨近這一西歐世界的歷程。

也就是說，晚清以來的思想，被認爲是中國知識分子受西方之刺激後，逐漸由排斥、融合（洋務運動及「中體西用」等說）、到接受西洋文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對中國傳統的逐步背離，以漸趨於歐化或稱爲現代化。合於此一趨向者，謂爲進步，否則就是保守或後退了。舉個例子。早先毛澤東曾說：「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爲、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近來李澤厚也說：「正如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歷史無不客觀上帶有民主革命的性質一樣，近代中國的進步思想，更無不是在『向西方學習』這樣一個前提和環境下發展起來的」，故包括《國粹學報》都要表態：「夫歐化者，固吾人所禱祀以求者也」（第七期·論國粹無阻於歐化）。據此，李澤厚便把早期的章太炎理解爲：「是自然科學和民權思想的熱烈的學習者」「援引古典來倡導宣傳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與嚴復、孫中山、康有爲、譚嗣同等相類似。而晚期的太炎，則因「走上了自

己獨特的道路，即反資本主義的道路，反對『委心向西』，所以成爲保守落後的代表⑦。

「資本主義」的標籤，可以換貼成「唯物思想」等等，但這個基本詮釋邏輯是不變的。早期章太炎、康有爲的作爲，遂被解釋爲如馬克斯所說：借用古代亡靈和語言來進行革命，是一種託古改制。但此時就像一個人剛學會外國話，總要在心中先把外國話翻譯成中文一樣。等到後來，對外國話日漸熟稔而能運用自如了，便不再需要套穿古裝、運用傳統。章康之流，遂爲已陳之芻狗矣。

這樣理解晚清之傳統與反傳統，然乎？否乎？

二、文體日漸淺白化？

今仍以語言爲例。從晚清到五四，常被看做一個古典語言體系逐漸瓦解的過程：傳統的文言文系統，隨著支撐它的科舉制度之崩潰，以及革命形勢的需要（宣傳、啓迪民智等等），逐步白話化，而趨近於西歐的語、文合一狀態。

依這個看法，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所提議的「小說界革命」、他與譚嗣同等人推動的「詩界革命」、裘廷梁、汪贊卿等人辦的無錫白話學會、發行的《中國官音白話報》等白話報刊……等現象，而發現晚清的文學語言，皆有逐漸倡導普遍化與平民化的趨勢，以致日益脫離傳統文學體系，跨入新文學的領域⑧。

然而，這個幾乎毫無可疑的論調，可說全是詮釋路向選擇出來的，猶如帶著某種有色眼鏡在看東西，東西當然要變些顏色。因爲，當我們說晚清之文體日益淺俗，出現了「新民叢

報體」、各式白話報刊，甚至章太炎、劉師培等人也曾提倡過利用白話以便啓蒙與革命……等等事項時，我們都忽略了：在晚清，也同時存在著文體艱深化的趨勢。

例如革命派的章太炎，其文章之古奧艱澀，是衆所周知的。與他並肩作戰過的劉師培，文章又何嘗淺俗？而這一派，在文宣工作上，顯然又勝過文體淺易的梁啓超新民叢報風格^⑨。這一現象，是迷信爲了宣傳及普及思想，即必須採用通俗淺顯語言的人，所宜深思的。整個晚清，在大趨勢上說，恐怕正是這一艱深文風興盛的時代。例如詩歌，乾嘉時期的詩風，由於有袁枚、趙翼、蔣心餘等人的提倡，較爲淺易。同治以後，則不論是王闓運所代表的湖湘一派，專攻六朝；抑或曾國藩所開啓，而經陳三立、陳寶琛、鄭孝胥、沈曾植、林旭等人所推闡發揚的宋詩風氣，都遠較乾嘉深刻艱僻。所謂「同光體」，張之洞曾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嘆；陳衍弟子曾克端也說這是揉合詩人與學人爲一體的詩。其奧衍艱深，似乎還要超過他們所效法的宋朝詩^⑩。

詞，王鵬運、朱彊村、鄭文焯等人，在此時也發展出一種接近南宋的詞風。「一字不苟，覺厲氏於律之疏也；一往而深，覺張氏於意之淺也」，上追碧山、白石、夢窗，鉅幽鑿險，理隱而志微，講究「重、拙、大」。

文章方面，看來也是如此。自魏源、龔定庵以降，文章實在不是「形成一種平實的風格」，而是奇怪與艱澀。魏源序龔自珍集，謂其善於復古，且云：「錮之深淵，緘以鐵石，土花鏽蝕，千百載後發硎出之，相對猶如坐三代上」，自然很難說它是平實淺易的。故曹籀序，說龔氏「奧義深文，佶屈而聲牙也」。龔氏的影響，在晚清非常鉅大，吳宓曾提到當時稍稍新黨之家，案頭皆有《定庵集》^⑪。所以這種佶屈聲牙的文風，實是晚清的一大特色。

但這一受常州派影響下的文風，較為奇麗恢瑰；另一支較為雅正的文風，就是桐城派的發展。晚清桐城派如吳汝綸父子、馬其昶、姚永樸兄弟……等，勢力極大，即使章太炎也不敢忽視之。嚴復、林紓之介紹新思想、新文學作品，所倚賴的都是這一派文體。風格漸向，乃在雅潔，而非平易。故《原富》等書初出，讀者已謂其艱深^②。

即使是正面提倡詩界革命的譚嗣同，他的新體詩，也是堆垛新名詞、隱語、諸宗教經典中語，而具有「索解為難」的效果。因此，整體地看，晚清文風，應當是趨向於艱深的。白話固已濫觴，實仍涓細不足道也。

而在這種趨向之中，值得注意的就是魏晉南北朝文風的復興。從阮元提出《文言說》、李兆洛編《駢體文鈔》以後，以汲源六朝來超越唐宋八大家以迄桐城派長期籠罩的文風，可說是一重要的傾向。王闕運暫且不論，激進者如譚嗣同，亦自謂：「嗣同少為桐城所震，刻意規之數年，久自以為似矣。出示人亦以為似。誦書偶多，廣識當世淹通歸一之士，稍稍自慚又無以自達。或授以魏晉間文，乃大喜，時時摘繹，益篤嗜之」（全集，卷中，三十自紀）。梁啟超也說：「啓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覺晚漢魏晉，頗尚矜練」（清代學術概論》。維新派人士如此。在主張革命的陣營裏，亦有追躡服膺阮元之說的劉師培。他曾作《廣阮氏文言說》，撰《中古文學史》，講授《漢魏六朝專家文》，自己也擅長駢文。章太炎雖不相信阮元的說法，但他論文章，却特崇魏晉，以為：

魏之末造、晉之盛德，鍾會、袁準、傅玄皆有家言，時時見他書援引，視荀悅、徐幹則勝。此其故何也？老莊形名之學，逮魏復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漢

世。……經術已不行於王路，喪祭猶在，冠昏朝覲，猶弗能替舊常，故議禮之文亦獨至。……（《國故論衡》·中·〈論式〉）。

主張「持論以魏晉爲法」「上法六代」，並謂魏晉之文勝於漢朝。可說是從另一個方向去師仿六朝文。這種作爲，應該是對唐宋以來文風的反撲。所以他把六朝文風視爲「雅」，唐宋文風稱爲「俗」。說：「並世所見，王闔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馬其昶爲能盡俗」^⑬。

太炎的文章，即是以這種「雅」自負的，頗不屑於淺易諧俗。雖然在〈鄒容傳〉中提到鄒容寫好《革命軍》以後，自覺「語過淺露，就炳麟求修飾」，而章氏以爲：「感恆民當如是」。但〈與鄧實書〉又云：

昨聞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筆語為五十家，以僕紆廁其列。僕之文辭為雅俗所知者，蓋論事數首而已。斯皆淺露，其辭取是便俗，無當於文苑。向作《炮書》，文實閎雅。篋中所藏，視此者亦數十首。蓋博而有約，文不掩質，以是爲文章職墨，流俗或未之好也。（文錄·卷二）

可見爲了革命的需要，固然不妨運用白話或通俗的文詞，就文章的標準來說，卻得要上追六朝，力求閎雅。

這種上追六朝的做法，其實又不僅限於文學方面，而是與其學術漸向相關聯的，所以他

批評：「近代或欲上法六代，然不窺六代學術之本，惟欲厲其末流」。在提倡六朝文時，同時他也提倡《五朝學》^⑩。

這些現象告訴了我們什麼？

從章太炎所影響的新舊派門人身上，我們都不應忽略這獨崇魏晉、上追六朝文風乃至學風的意義。例如舊派的黃侃，對《文選》極為用功，又作《文心雕龍札記》，寫駢儷文，撰《漢唐玄學論》，顯然浸淫五朝學至深。新派的魯迅，也是以「魏晉文章」著名，對《嵇康集》及六朝碑拓等，下過很多工夫。甚至整個五四文學革命，劉大杰都曾表示它與魏晉文學具有相同的精神^⑪。因此，艱深雅練的文風與主張白話淺俗，在效法魏晉這一點上，卻是可以相通的。

那麼，文章效法魏晉或其他各種艱深化的舉動，到底代表什麼意義呢？

三、復古以求新變

文體的艱深化，基本上是一種反對時代的表示；是對現存文風不滿之後的變革。為了達成這種變革，思變者往往必須跨越一個文化世代，去尋找他所需要的典範來支持他的新變。

在中國史上，漢末至唐朝初期，可算是一個世代，即章太炎所說的六代或五朝學的時代。唐朝中葉之後，直到清末，可算另一個文化世代^⑫。唐宋元明清各朝，在改革其時代文風時，往往都會上溯其前一世代。例如唐朝中葉的古文運動，是要跨越六朝，上追秦漢；明初館閣體「文章尚宋廬陵氏」，復古派遂上溯至「為文法秦漢，其為詩法漢魏李杜」；導致

後來公安派出來，「辯歐韓之極寃」（袁中郎·〈答李元善書〉）；但復社繼起，又認為「宋文最不足法」，而欲上溯秦漢。桐城以後，唐宋文的勢力逐漸鞏固，到了清末，思變者乃又跨越唐宋，上追漢魏六朝以變革之。文學當然也就比較古奧了^①。

這個文學藝術變遷的模式，在書法上也是相同的。晚清在帖學（由宋朝開啓）長期籠罩下，阮元開始提出北魏碑刻的書風來尋求改革，到康有為而發展成一個嚴密龐大的理論體系。主張「卑唐」，力貶唐以下書風，而上溯南北朝。書法遂擺脫了妍美姿媚的風格，而趨向於艱深化，表現出一種「艱難的美」^②。

至於詩，王闢運的效法六朝，同樣具有這種意義。章太炎自己的詩也是崇法魏晉的。所謂「同光體」詩家，固然不法六朝，但一般均相信他們不是單純的宋詩，而是揉合消化了六朝的宋詩。例如陳散原早年的詩，深受選體影響；鄭孝胥則浸淫大謝極深；沈曾植對同光詩也有個「三關」的解釋，說詩人必須經元祐、元和，而上追到元嘉。故其古奧艱深亦遠超過乾嘉時期的詩^③。

他們不能追得太遠，因為太遠了又與自己那個時代隔閡太甚。適當地從上一個文化世代中擷取某些價值，才可以安心地對身處的時代與傳統做一番改革。

這即是魏源序龔定庵集時，特別強調「復古」的意義。復古的目的，正是爲了要創新、要改革。而復古的方式，則必須通過對古的重新理解、重新掌握，方能選擷出某些價值，以便依循。濃厚的歷史意識，遂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章太炎的「尊史」，就代表這種精神。

固然在章太炎的觀念中，歷史是已經客觀存在的，不容託古改制、古爲今用^④。但是人在理解歷史的同時，實際上已替歷史做了新的詮釋；人的歷史知識，也必然與他個人存在的